

2812



第四辑

玉門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

玉门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编

主 编 张遐龄
副 主 编 陈永新 张卫国
编 辑 张怀德 李大苍 刘 春
封面设计 玉门市邮政局商函广告中心
封面题字 杨拯民

玉门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

印数 1—400

字数 154 千字

甘肃省内部图书准印证:甘新出 066 字总 377 号(99)27 号

酒泉市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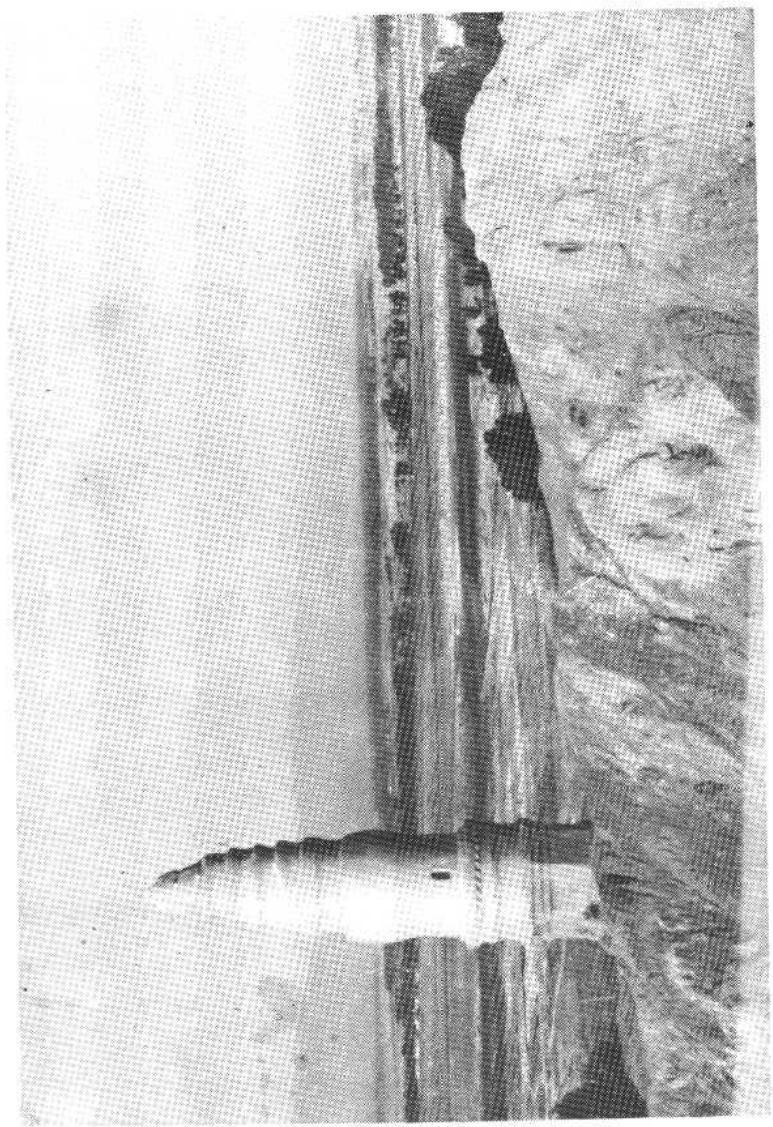
1999 年 12 月印

工本费:14.30 元



王进喜 1970 年最后一次来玉门

玉门红山白塔



目 录

政治军事

- 西进大军保卫玉门油矿 刘书智(1)
赤金人民欢庆解放的日子 苏永成(4)
玉门县减租反霸斗争简述 白玉宝(14)
玉门市人防工程建设情况的回顾 池金智 温志荣(19)

经济工商

- 玉门油田与中国石油工业 刘 春 马秀珍(34)
玉门县解放初期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回顾
..... 白玉宝 刘曙祥(55)
建国初期的玉门供销事业 彭 明(63)
玉门油田铁路通车始末 刘 春(68)
六十年代初下放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工作回眸
..... 白玉宝 刘曙祥(72)

科教文卫

- 在玉门诞生的中国第一座转盘塔 刘 春(87)

3A44/42

玉门教育发展综述	张卫国(89)
玉门文物古迹漫谈	张怀德(99)
玉门油田的文艺性矿史——《石油城》.....	刘 春(115)

人 物 春 秋

“铁人”王进喜	刘 春(120)
杨志范同志二三事	
..... 陈 红口述 王迪元 李大苍整理	(123)
从玉门油田起步的测井专家王曰才	刘 春(140)
李志岐和“玉门1号”小麦品种	李玉萍(142)

往 事 漫 忆

玉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回顾	白玉宝(148)
我为油田开汽车	翟家善口述 陈 涌整理(159)

社 会 民 情

玉门的历史地理	刘兴义(165)
玉门的风物传说	张怀德(184)
玉门地震资料辑录	刘兴义(190)

西进大军保卫玉门油矿

刘书智

1949年9月，正当我西进大军势如破竹、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时，敌人不甘失败，企图在兵慌马乱时破坏玉门油矿，给共产党和人民留下一个烂摊子。河西警备总部三处麻处长向酒泉专员王维塘透露：“如河西不保，必彻底破坏油矿。”也有的企图控制油矿，作为政治资本，向我西进解放军讨价还价。

玉门油矿，是旧中国规模最大、产量最高、职工最多、工艺技术领先的近代石油矿场，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当时外油断绝的情况下，玉门油矿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它已成为大西北的能源动脉，如果油矿遭到破坏，进疆部队会陷于瘫痪，将直接影响我军挺进新疆。因此，在我一野大军西进之时，一方面我军加速向玉门进军，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敦促国民党爱国将领采取切实措施，确保油矿安全。于是，在酒泉起义通电正式宣告的同时，即9月24日晚，由我第3军军长黄新亭率领的快速部队从张掖出发，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急行军速度向西飞进，他们从积雪皑皑的祁连山脚下，踏着白光耀眼的戈壁沙漠奋力前进，于25日下午5时进驻玉门油矿。广大矿工欢声雷动，掌声四起，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的到来。

在我快速部队向玉门进发的前夕，为了防止敌特破坏，党中央首先致电爱国将领陶峙岳，阐明确保玉门油矿安全的重要性，要求他以人民利益为重，在保卫玉门油矿中再建功勋。当他接到

我党中央的电令后，即对保护油矿做了周密的部署。马上派了新疆警备总部的两营兵力，由团长毛熙屿率领，驻守安西，把守甘、新大门，并派 178 旅的两个营由副旅长刘抡元指挥，进驻玉门矿区老君庙，担负护矿的全权之责。又规定，这两支部队直接由他指挥，任何人不得插手，违者必究。如此部署之后，陶峙岳将军仍是坐卧不宁，恐有不妥或不周之处，随即又果断地给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副参谋长）通话，转达中共中央电令，要彭统一指挥护矿部队，以便及时、迅速、果断地处理问题，确保油矿万无一失，安然无恙。陶峙岳在电话上恳切地说：“油矿不保，我们有负中共重托，到时候都不好做出交待。”彭铭鼎欣然应诺。

之后，我军派出起义谈判代表刘振世与彭铭鼎谈判。刘振世原是国民党整编第 29 军少将参谋长，曾经是陶峙岳的旧部，与彭铭鼎等人均为好友。1948 年 3 月在宜瓦战役中被俘，后经西北军政大学学习，深感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不得人心，大势已去，便下定决心弃暗投明，遂为我二军五师副参谋长。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在延安会见了刘振世，语重心长地说：“爱国一家嘛，爱国不分先后。”希望他在后半生中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刘振世颇受教育和感动，他将周恩来的话铭镌在心，付诸行动。他表示在必要时，他可去国民党军队里，联络旧部好友，做好瓦解工作，以不负周恩来副主席对他的殷切厚望。因此他为酒泉和平起义做了大量工作，这次派他为我方谈判代表是很适宜的。刘振世在与彭铭鼎谈判时，首先转达了我党中央、彭老总和王震司令员对保护油矿的要求，并直截了当地问：“闻蒋介石在河西不守时，即派飞机炸毁玉门油矿，是否有此命令？”彭毫不迟疑地回答：“没有接到。”但彭考虑到蒋有可能越级直接下令执行，随即打电话给驻矿高射炮连陈连长（系河西警备总部少将参谋长汤祖坛的同乡），指示他注意空袭，如发现有飞机企图轰炸油矿时，

应立即开炮。连长忙问：“如系中央飞机怎么办？”彭铭鼎毫不踌躇地命令道：“同样开火，违者重究！”以后幸未有祸，但当时能下这种决心确非易事。刘振世亲自目睹了旧友的坚定态度，了解到保护油矿的有效措施，疑团顿消，面露笑颜。

天有不测风云。9月23日下午，刘振世带来3名解放军联络员见汤祖坛，说明是派往玉门油矿去联络和商谈接防事宜的，汤委派532团副团长徐祗则陪同前往办理。可是，驻矿警卫部队一营营长乔德丰不愿交防，并拒绝同汤祖坛通话。我军耐心劝说，才勉强与汤通话，在通话中即遭汤的严词批驳，乔才被迫答应交防。后经查明，乔准备那夜炸毁油矿后，率部西逃。他还布置副营长同时逮捕汤祖坛的眷属，当晚杀害。由于解放军代表先期到达，迫于威慑，才免于了一场大祸发生。后来，乔德丰被我军在进疆途中镇压。

当时，玉门广大油矿职工配合起义部队保护油矿，做出了重大贡献。时任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经理的邹明先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油矿最高之职身份奔走于香港、广州、西安、兰州等地，筹集金银折合银元达30多万元，购运粮食1万余担，保证了数千名职工的生活费用。他还组织武装护矿队，对重要设备和仪器，坚壁清野。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带领护矿队协助护矿部队，镇压残兵滋扰，堵截特务偷袭，平息叛乱，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中共中央的电令下，四方戮力保矿，终于使这一重要现代工业基地完好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9月28日河西大地全部解放，在大军进疆途中，近千辆汽车的用油得以基本保证。在军号声中，千辆汽车满载强兵壮勇向新疆奔驰……

（本文原载《民主协商报》，个别文字有改动。）

赤金人民欢庆解放的日子

苏永成

一、悠悠岁月

在河西走廊的西尽头，玉门石油城北面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沙滩上，疏疏落落点缀着几片绿洲。分布在东南部的，有白杨河、火烧沟、腰泉子、回回堡（现称新民堡），在西北部的，有上赤金、下赤金、沙山子、赤金峡、天津卫。这些绿洲在 50 年前，都是赤金乡的属地。我的家乡就在上下赤金间的蜂腰地带。

多少世纪以来，这里的人们只知道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干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营生；村村舍舍，听得见鸡叫、狗咬、娃娃吵；家家户户，过着恬淡宁静的日子。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兵燹战事。只是在孩提时期，听大人们讲故事时说，在清朝时期，赤金峡出了个拔贡，率众造反，后被清军镇压下去了，朝廷给赤金峡“赠”了一句“赞”语，曰“穷山浑水，刁民恶户”。还记得在儿时的玩具中有一块闪闪发光的铜镜，上面镌刻有“赤金营”三个字，当时并不了解其意。后来根据“赤金营”三字猜想，古代的赤金也可能是一个军事要塞，驻扎过军队，“赤金营”铜镜或许就是军队建制的证物。但这里似乎并没有征战的历史记载。由此我推想这里的人们长期以来就一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家有三件宝，鸡叫狗咬娃娃吵”的田园诗般的恬淡日子。

到本世纪初，这个宁静的乡村里曾发生过一些骚乱。30 年

代初，河州马仲英率部西进新疆，赤金人民饱尝骚扰。若干年后，人们一提到此事仍然心有余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那场劫难也就渐渐淡忘了。赤金似乎依然那么恬淡、宁静。就连震撼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这里也只有政府官员和小学校的师生曾谈论过一阵子，激奋过一阵子。而在乡间，依然很平静。但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日本鬼子快要投降的时候，这多年不见金戈铁马的地方，显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小镇上、农家院里、将军庙上，都驻进了穿黄军装、灰军装的兵，他们每天都在操练。有一些兵在小山口、河桥边、大路旁筑起了许多钢筋水泥碉堡，好象这里就要打仗似的。但始终也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只是有一个姓董的，据说是一个排长，带着一些兵去抢我家附近一位姓刘的、我当时称老太爷的农民种的菜，因为受阻，那姓董的竟丧心病狂地举起铁镐向老人砍去，幸亏被一位勇敢的裕固族中年妇女——我少年时的朋友霍国生的母亲，将那姓董的揽腰抱住，其威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但还是在老人的臂上凿了一个洞。不久，那位老人也便因为伤势太重，无法治疗而饮恨死去。也在那次抢掠事件前后，正在我们小学教书的段太义老师，在上学校来的路上，被当兵的打伤了脸。师生们对此暴行都非常愤慨，但又无处去讲理，人们也都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我们的段老师也只好忍气吞声了。在那个时期，除了我亲闻亲见的这两起兵劫外，赤金似乎依然是平静的。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挥师南下，浩浩荡荡挺进关内。这时候，一向平静的赤金开始有些动荡了。驻扎在这里的军队换了一批又一批，中央军、马家军，都竞相在乡间搜抓壮丁。农民家的青年小伙子被逼得东躲西藏，但终究还是有许多农家子弟难逃魔掌，被捆绑着抓走了。年老的父母似揪心割肉，悲天恫地，哭声凄惨。白天、黑夜，都有

一些骑马的、步行的、腰间带枪的军人在乡间、在镇上往来穿梭，真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兵车行》里所描写的那样：“车鳞鳞，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此情此景，也确实让赤金人真正见识了一下“兵荒马乱”的情景。

后来，驻扎在这里的军队似乎不见了，但却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南来北往的汽车一到了赤金，似乎就到了终点站，在乡村农家的小院门口停下了。车上坐着妇女和儿童，装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这些不知何方来的客人们住进农民家的土屋里，睡在农民家的土炕上。家家户户都住进了这样一些“逃难者”。我家所在的苏家屯庄内，共有五六户人家，差不多家家都有新房客。我家南面的四合院是一位河南籍的老先生张子厚家，他家的角房里住了一家湖南籍的姓刘的人家。后来听说这位姓刘的是玉门油矿的一位工程师。张子厚家的书房里住的是他的女婿邱喜治，是国民党军陶峙岳将军所属部队的一个连长。后来听说陶峙岳率部起义后，邱喜治请假探亲，未赶上原部队，遂在岳父家里住了下来。在我家的堂屋里，住着一个姓唐的汽车司机的妻子，她和我奶奶就同睡在一个大土炕上。在我家的南书房里则住着一家姓寇的人家，好象也是汽车司机。她家有个九岁的小女孩，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见我们村庄上大一点的男孩便口称“大哥哥”。我们乡间的小朋友听着这不曾听过的说话口音，都觉得好奇，便笑嘻嘻地学着喊“大锅锅！大锅锅！”接着便是一阵欢快的笑声。孩子们相处得这样友好和谐，大人们也彼此和和睦睦，亲亲热热。

善良的赤金人从不欺生，他们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逃难者”视若亲人接纳了，让他们在自己的家里住了下来，住过了仲秋，住过了残冬，他们在赤金的农家小院里和农民房东一道度过了1949年的春节。赤金的小镇上、村庄里，因为有了这许多远

方来的客人们，倒显得更加热闹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充满了节日般热闹的气氛。好象天下很太平。

二、解放的曙光

1949年的中国，是天翻地覆的一年。1月10日，随着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1月15日，天津的国民党军队13万人，接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放下了武器。1月21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宣布接受了由林彪、罗荣桓具名提出的和平改编办法，并将其所属部队移驻北平城外进行改编。至1月31日，平津战役宣告结束，故都北平完好地回到了人民的手里。4月21日，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统治中国20余年的蒋家王朝顷刻间灰飞烟灭、土崩瓦解了。但这些惊天动地，改变着中国面貌的大事件，在赤金这个偏僻的农村里，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震动，人们依旧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干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营生，过着“家有三件宝，鸡叫狗咬娃娃吵”田园诗般恬静的日子。只是到了西安解放了，兰州“八·二六”的枪声打响了，乡间才开始盛传“胡宗南被共产党消灭了”，“马家军在狗娃山吃了败仗狼狈逃窜了”等消息。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象一阵风吹过去了，在偏僻的赤金农村里，并没有荡起什么涟漪。

可是，有一天，终于发生了一件令赤金人惊慌不已、恐惧万分的事。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嫣红的夕阳沿着它固有的轨道渐渐西沉，热浪蒸腾了一天的大地上，那咄咄逼人的暑气也失去了几小时以前的淫威。一道如血残阳泻下来，泻在村镇上，泻在田野里，也泻在我的小学校歌所赞美的“赤金南门风景好，金泉流水树荫道”的树梢上、小道上。镇上的人们三三俩俩走出来，走在南门外的林荫道上，走在林间的小溪边上，乘凉的，散步的，攀谈的，说笑的，度着一天忙碌后的消闲时光。这时，不

知突然从哪里开来了两辆大卡车，停在了赤金镇狭窄的街道上。车上装了满满两车当兵的。他们荷枪实弹立在车上。车也不走，人也不动。只有几个当官的带了几个卫兵走了下来，也走进了南门外的树林里，张望着，逡巡着。游人以奇异的目光看着这些不速之客，既惊恐，又惶惑，不知如何是好。此时，有一个叫张乐善的人，他曾在酒泉读过书，社会上做过事，见过一些世面，便大着胆子去询问那军官模样的人：“你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一问一下子激怒了那军官模样的人，他责令卫兵去车上拿枪，意欲要枪毙这胆大妄为的乡下人。张乐善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愣了，不知所措，周围的人也为之惊惶失色，情势万分危急。此时不知是谁向张乐善示意，还不快向长官谢罪，张乐善闻言后，茅塞顿开，急忙向那军官讨饶谢罪后，撒腿就跑，遂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但这个突发事件却在赤金的村镇上立刻罩上了一层恐怖的阴云。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今晚想要干什么？一些曾经遭受过兵灾匪祸的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赤金的人们今晚在劫难逃。这些散兵游勇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人们心急如焚，都在各自想着消灾免祸的办法。

时间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在苏家屯庄的大门口聚集着一堆人，也在绞尽脑汁商议着如何应付即将来临的灾难所采取的对策。这些人中有屯庄内较年长的人，有玉门油矿那位姓刘的工程师，有住在我家的唐师傅和寇师傅，还有那位从国民党军队起义的连长邱喜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何况这里聚集的是一些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解些天下大事的有识之士，是驾驶着汽车走南闯北的无产者。也许是他们的天性——无产者和共产党之间天然所具有的亲和力所使，他们已闻讯玉门油矿被共产党接管了，却毫无惊慌之态，反而显得欣喜、镇定，而且胸有成竹似的提出赶快去红山寺农场（当时玉门油矿农场场部所在地）给共

产党打电话，请他们赶快派人来救救赤金人。不多久，电话通了。大约子夜时分，解放军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赤金镇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了威胁赤金人民七八个小时的那股散兵游勇的械，解放了赤金，赤金的广大老百姓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正值公元1949年9月26日凌晨。

三、欢庆解放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来了，金光灿烂，格外耀眼。这是一个多么鲜丽的艳阳天啊！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恐怖和疑云已经一扫而光了。人们走出了家门，走出了村庄，走在了小镇的街道上，想看一看解救他们的神兵是什么模样。

渐渐地，老百姓和解放军靠近了。渐渐地，人们看见了解放军的衣着，看清了他们的面容。他们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们绝不是象国民党向老百姓宣传的那样凶神恶煞，面目狰狞。他们也绝没有象国民党的中央军、马家军那样盛气凌人，使人望而生畏。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陕北口音、东北口音、山西口音、山东口音，亲切地和赤金的老百姓说话，问寒问暖，简直就是久别重逢的亲人。他们向人们讲述着党的政策，讲述着革命的形势，讲述着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他们也带给赤金的老百姓一个人生难遇的大喜讯：再过几天，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将要诞生。于是大家都忙碌起来了，忙着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军组织了形式新颖的秧歌队、宣传队，小学校的师生也组织起了秧歌，大家积极排练，尽情地跳起来，舞起来，欣喜若狂。大家热切地期待着，期待着新中国的诞生。

几天以后，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1949年10月1日来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祖国西北边陲的这个偏僻的农村小镇

也欢腾起来了，解放军、老百姓、小学生，都载歌载舞，欢天喜地，欢庆人民的翻身解放，欢庆新中国的诞生。秧歌队、宣传队、人民群众长长的游行队伍，从下赤金到上赤金，浩浩荡荡，象一条欢腾的长龙。在各游行队伍的前面，都有人高举着两幅引人注目的画像：人民领袖毛泽东，他目光炯炯，直视前方，眼神中充满了睿智和自信；朱总司令，戴着八路军曾戴过的灰色军帽，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透着一股刚毅的英气。这是赤金人民初次从画像上目睹了人民领袖的风采。看着领袖这光彩照人的肖像，人们的心里踏实了，觉得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终于有了身经百战、令人可以信赖的伟大舵手；走在这游行队伍里，也觉得精神倍增，豪情满怀。

这长长的游行队伍，从下赤金到上赤金，再从上赤金到下赤金，一路欢呼一路歌：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

头上顶着那晴和明朗的天，脚下和着那明快热烈的旋律，这歌声，这乐声，使赤金人民感到豪情满怀，心潮涌动。

又一曲扣人心弦的歌唱起来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它辛劳为人民，
共产党，它一心救中国，
它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它领导着中国走向光明，
它坚持了抗战八年多，